

马君武《缝衣歌》中忧情的创造性翻译

邹莹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在社会以及诗学都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马君武翻译的《缝衣歌》开社会抗议文学的先河,传达出译者的忧情以及自身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诗歌的声律,物象,意象三个方面,从审美的视角来看译者采用押韵、“三化”、炼字、修辞、增加意象等手段将忧情准确传达到译作中,通过翻译创造出诗的形与神。

【关键词】马君武;缝衣歌;忧情;创造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4-0154-03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马君武,曾为民主革命及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为学者广泛关注。但他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译作中的译介策略更是值得深入研究。他的翻译影响创作,创作促进翻译,贯通中西,变旧创新。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为唤醒民众,启迪民智,他翻译了胡德著名的《衬衫歌》,“开了‘社会抗议文学’的先河”^{[1]p253}。胡适也曾评价其译的《缝衣歌》“唯爱其词酷似香山乐府尔”^{[2]p220}。作为香山乐府代表的白居易曾说过,感人心者,莫乎于情,情是审美的开始。马君武在忧国忧民情感下,翻译了《缝衣歌》。本文欲从诗歌的声律,物象,意象三个方面,从审美的视角来看译者具体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将忧情准确传达到译作中,通过翻译创造出诗的形与神。

一、以声传忧情

(一)双声叠韵传忧情

诗的音形意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三个成分相互制衡,相互依存。正是因为声音和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诗中的忧情可以借助声音来传达。马君武在翻译这首诗歌时,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特有的双声叠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提高了口语性的同时也拉近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能更深的体会到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感。译者将“unwomanly rags”创造性的翻译为“敝衣”,相比翻译成衣衫,破衣等词语,“敝衣”中声音的繁复感加强了语义的繁复感,从而强调了语义,生活悲苦的缝衣女形象跃然纸上。译者自身对缝衣女的忧情自然地融入原诗中,加强了读者的想象,激发读者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唤醒民众。

除了双声叠韵的翻译方式,译者还创造性的翻译成叠词。“因为各种语言都在声音层面形成一种语势所指,都可以转化为一种视觉意象”^{[3]p257}。音节

和节奏可以深入到读者的意识层中,赋予词以生命力。而叠词在词义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情趣以及风韵,比单字更具生动可感的描状性,抒情性。其圆转流利的音韵之美,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可以达到高妙的修辞效果。例如:将“from chime to chime”被译成“飏飏”,chime原意为鸣响,而译者将其翻译成叠词兼拟声词“飏飏”,除有较强的音响效果外,还带给读者更强的心理反响,这不仅描写出了缝衣女夜以继日,不停缝织的生活状态,而且是译者对缝衣女担忧之情的自然流露。同时,译者创造性补出词语“悠悠”,“悠”在中文中通“忧”,更是表达出译者内心的忧愁之感,达到音形神兼备。

(二)诗节尾韵传忧情

原文为歌谣体,为了便于传唱,没有整齐严格的韵律,大多呈现的是隔行互交押韵,个别为交错押韵。尾韵多为鼻音:[m]、[n]、[ŋ],闭塞音:[p]、[t]、[d]、[k]和摩擦音:[f]、[v]、[s]。鼻音和闭塞音给人以阻塞、压迫之感,这也是原诗描摹的缝衣女悲惨的生活,被压迫郁闷心情的写照。而摩擦音多在于描摹缝衣时针线发出的声音,婉转徘徊,余音环绕,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译者译诗之时,正是处于旧诗解体,新诗尚未形成的阶段。马君武在译诗过程中进行诗体探索与变革。译此诗并没有采用严格的格律。而是每到忧情强烈时,用中国传统的一七辙和流求辙来体现。如原诗的第七节:

Work - work - work!
From weary chime to chime,
work - work - work!
As prisoners work for crime!
Band, and gusset, and seam,
seam, and gusset, and band.
Till the heart is sick,
and the brain benumbed.
As well as the weary hand.^[4]

收稿日期:2013-10-24

作者简介:邹莹(1989-),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马氏的译文是:

缝衣复缝衣,针线声飏飏。

缝衣复缝衣,作工如罪囚。

一袖复一襟,一襟复一袖。

不信脑筋倦,其倦如双手。

“语言学家分析,不同的辅音或元音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爱伦坡认为,人类的语言中,最能表达悲哀心情的是[ou]音”^{[6] p270}。此音犹如叹息呻吟,故可表达忧郁,悲伤的情感。译者创造性翻译这一节时,每一句押韵皆为[ou]音,深刻体现出译者对缝衣女的同情,以及对下层劳动百姓的忧情。

二、以物显忧情

(一)化词显忧情

翻译不易,译诗更难,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归纳出:要“传达出原文的意美,包括达意和传情两个方面。传达原文的“三美”,可以用“三化”的方法:等化、浅化、深化”^{[6] p11}。马君武巧妙的运用深化和浅化,既传达原诗的本意,又彰显了忧情。他把fingers译为“十指”,采用深化的翻译方法,既体现了音韵效果上的双声,加强节奏感;同时意义上更为具体,表现出了根根手指皆疲倦,译者对于缝衣女的同情不言而喻。而另一个词women译为“美人”,出自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同样采用深化的手段,women多指女人,而译成“美人”,让读者易于产生互文联想,也体现出了马君武对于缝衣女子劳苦的深深的怜惜和忧愁。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时,会产生语言上的缺省,没有合适的对等词,在译诗时,马君武即用另一个读者熟知的物象来替代。比如:bread就是采用了等化的手法,在西方传统食品为面包,而在中国寻常百姓吃到的是馒头,此处创造性地翻译为“黑面”既利于读者理解,又突出了馒头的劣质,表现出了译者对下层百姓生活艰辛悲苦的担忧之情。

(二)炼字易句显忧情

正所谓译“形”和“声”易,译“情”难。原诗中有许多表达忧郁心情的[ou]音以及长元音,译文中除了采用中国特有的韵来表达以外,更多通过插入中国式的口语词,采用修辞等手段来加强语气,表达情感。正如王科一在谈译诗中所述:“要再现境界,就面临着两重不可忽视的具体职责,一曰移植形式,二曰用字遣词的分寸”^{[6] p753}。马君武译文用字遣词处处彰显忧情。

胡德的原诗中用口语词O, god等词加强语气,马君武翻译时并没有直译成汉语“噢”,而是翻译成中国式的口语词。原诗第一节中“in poverty,

hunger, and dirt.”马氏的译文为:“不辞缝衣苦,饥穷可奈何!”原诗的第二节中“where women has never a soul to save. If this is Christian work!”译者译为:“耶教复如何,为奴几时毕?”。“奈何”“如何”口语词汇,既保留了原诗的语言风格,语言口语化,又更加贴近读者,同时也加强了语气和情感,表现出了译者愤慨和同情的忧情。

除了“奈何”“如何”口语词,还有个别字眼也起到加强语气,表达情感的作用。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及“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者的语意。忠实的第二义,就是译者不但需求达意,并且需以传神为目的。译成需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6] p500}。他同时提及“字神”,即“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含力”^{[6] p500},一字不仅可以“明义”,还可以“互通情感”,“使读者有动于中”。在翻译第五节中,“O, god! that bread should be so dear, and flesh and blood so cheap!”翻译成“血肉亦何贱,面包贵无比。”虽然“O”没有直译出来,悲愤之情通过“亦”字得到了加强。译诗并不需要词的一一对应,汉字的符号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能量,语言的表现力往往在这一字之中呼之欲出。

改变句式,采用修辞也是一种加强语气,表达情感的方式。译者在翻译时,将第四节第一句“O, men with sisters dear, O, men! with mothers and wives!”翻译成“人谁无姊妹,人谁无母妻”。原诗只是并列的两个带有with结构的分句,马君武在翻译时,将其译成双重否定句口语词O的情感融入到“人谁无”的反诘字眼中,跌宕起伏,富有激情。译诗既传达出原诗的内容,又表达出原诗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采用修辞也是一种加强语气,表达情感的方式。在第五节中第一句“But why do I talk of death, that phantom of grisly bone.”马君武翻译成“缝衣无已时,人生几时死?”采用了是设问的修辞方式。否定,设问的语气表达了对世事的批判,这种手法不仅表现了诗人冷静背后悲哀与无奈,也使诗歌语气顿挫,纵横跌宕。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积极参与语境,承担社会角色,表明自己的态度,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调动读者也参与到语境中来。

三、意象托忧情

所谓意象,正是作者用“情”托出来的一个艺术化的“象”。正是作者“融汇了情思”才创造出妙不可及的“情景”^{[7] p231}。情动为造象之始,庞德也提出过,译诗时,译者需“深入作者的内心深处,注重细节,突出意象”^{[8] p182}。身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马君

武身怀一腔热血,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既能深刻体会原作,又有融入情感的翻译策略,译文中突显其体恤悲苦百姓的意象,起到唤醒民众,启迪民智的效果。

在原诗的第一节中,并没有窗的意象,而马君武创造性的翻译出“窗”(“当窗理针线”)。就“窗”比喻意而言,其所指向的主体是女子,它暗含了两层意思:女子生活空间是狭小而封闭的,她们只能隔着窗看外面的世界。其次,女子的情感深居于胸臆中,她们只能絮絮地诉说自己的幽怨,而这样的忧情也注定是绵延无期的,此种比喻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对女子悲惨境遇的深刻认识和同情。译者通过造“窗”这一意象,表现出对缝衣女生活苦境的同情和担忧。

同样在第九节中,原文并没有“颓垣”对应的词语,但翻译时,马君武创造出颓垣的意象。“颓垣”是指破败的城墙,译者感慨于山河破碎,表现出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时忧伤的情思也融入其中。在第六节中,原文中有提及影子,但未提示是日光下的影子还是在月光下,译者在翻译时,增补出了“深夜”的意象。夜是自由宁静的象征,“夜深挂余影”夜是与痛苦、忧伤、孤独相关。译者既是对缝衣女命运的感慨也是对自己乃至国家命运的担忧。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缝衣歌》原作参照:陈嘉.英国文学作品选读(第二册)[C].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
-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 [2]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 [3]吕俊,侯向群.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6]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7]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8]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On Ma Junwu's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Worries in *the Song of the Shirt*

ZOU 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both in society and the dominant poetics, Ma Junwu's version of the *Song of the Shirt* creates social protest literature. And his translation expresses the great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nd reflects his own poetic advocac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translator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in three aspects: tonal pattern, content and image. Besides, the worries are accurately conveyed and the form and the spirit of the poetry are created by adopting such translating strategies as rhyme, three transformation, polishing words, rhetoric, image creation.

Key words: Ma Junwu; Version of the *Song of the Shirt*; Worries; Creativ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

四、结语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山河破碎,国困民穷的社会背景下,马君武如关爱自己骨肉同胞一样的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对他们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忧情,本着这一情怀,翻译的诗歌中处处体现的是崇高的“仁爱”。翻译时,译者的主体情感使译者更好地理解原诗,着眼于细节,斟酌词句,审慎的翻译。同时诗学新旧交替,译者有意识的打破旧诗的束缚,寻求创新,从而创造性的翻译《缝衣歌》。他在声律层面采用双声叠韵以及叠词,将听觉想象化为视觉意象;利用元音及辅音的联想意义,传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悲伤的情感。而在物象的层面,马君武深化和等化了物象,保持了诗歌的“意美”;同时他注重用词遣句,保持诗歌的“形美”和“神美”。从意象的层面,马君武基于自己的情感与直觉,创造出一些中国古诗中特有的意象也表达出译者自身对于国家命运,自身命运的担忧。

在文学性的翻译中,作品中的情感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再现在译文中,译者主体情感和诗学主张同时发挥重要作用。译者怀有的“仁爱”的胸怀,翻译时审慎的态度以及具有的创新精神在当今仍具有实践价值。而本文探讨的译诗方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依据。